

— 奇异的花瓶

鸟有数不清的飞翔，但不会在天空留下痕迹。小熊包子和好兄弟熊豆豆的许多努力，未必会存下记号，但向往美好、正义的心，闪亮了生命。

这天，小熊包子急匆匆地往朱雨橙家奔跑。

从危险的熊镇脱险后，小熊包子每天会问熊豆豆：“你得到让你兴奋得睡不着的奖励了吗？”

熊豆豆连连摇头，因为这些天，非但没有惊喜，还有惊吓呢。

朱雨橙写了一篇“惊心作文”，说他的妈妈变怪了，半夜里会长出四只熊眼，爱在被窝里偷偷地啃一只黑乎乎的熊爪，啃累了，蘸一下蜂蜜，继续啃，那样的妈妈很可

怕，会不会是从熊镇来的？

小熊包子自己没妈妈，听到别人谈到妈妈，耳朵会竖起来，在意得不得了。他要去朱家，见识一下这个怪妈妈，用魔法扣儿来测她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这天和别的普通的黄昏不太一样，天空中灰沉颜色的雾霭，一圈圈地盘旋，像盘在暮色中的无数个呼啦圈。朱雨橙住的那一幢楼房，此刻很不对头，比别的地方黑得早，暗沉异常，只有朱家的窗口闪动幽幽的黄色光圈。小熊包子很纳闷，它是这幢楼房的常客，之前是天天来这里蹭晚饭的——熊豆豆的外婆和朱雨橙家住在同一幢楼，它还是第一次注意到这一点。

小熊包子鼻子使劲嗅一嗅，没有闻到可疑的火苗味道。它对着笼罩楼房的灰雾“呼啦圈”，叫了声：“毛熊来破案啦。”于是迈着小短腿，冲锋一般地往里边跑。

奇怪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使劲拽它的麦片色外套，它不服气，肚子一挺，腰和腿用力挣动，扑通，向前摔了一个大跟头。

它窝了一肚子无名火，用足力气朝前冲，结果，扑通，它又栽倒在地，小脑门磕疼了。

左右，前后，上下都没有人，也没有魔怪啊，小熊包



子抡起毛茸茸的小胳膊，想往大楼里走，直接去朱雨橙家——虽然那坏小子烦人，气人，但小伙伴们千辛万苦把他从熊镇救回来了，不能让他再遭到暗算。

小熊包子拿出三头熊的力气，也无法靠近那幢楼，像一场力量悬殊的拔河，对手的力气实在太大了，它没法向前，还踉踉跄跄地后退了一截。

拉拉扯扯的，多难看！小熊包子的熊脾气上来了，赌气地想：拉我去哪？跟你走一趟，以为我害怕不成？等知道你把我挟持到哪去，再和你算总账。

无形的手推着小熊包子，走出了花园小区，拐进一条黑擦擦的弄堂，弄堂的底部封死的，书上说的“死胡同”就是这意思吧？

狭窄的弄堂两边，是两排简陋的矮平房，有的已经废弃了。弄堂最深处，出现一幢造型像碉堡的老房子，顶部是阁楼，三角形的，像戴着一个尖帽子似的。

小熊包子回过神来，认出这地方了。它想：我不去，看不中这地方。可是说来怪了，这时它像陷入了梦中，神志恍惚，两条熊腿软得像棉花，而推它的无形之手却越来越狠。不容抗拒似的，“咚”一下，它像一只球，被推入那幢老旧的别墅，在小客厅里站了个立正。



气人啊，小熊包子转动魔法扣儿，打算召唤风马现身，带自己离开这不讨人喜欢的地方——戴尖帽子似的老别墅是熊豆豆的堂哥熊翔翔的家。熊翔翔虐待过小熊包子，它可受不了这个虐心的家伙。

突然，眼前有迷人的异光一闪而过，黄色和白色的光交织在一起，绚丽而优雅。

客厅窗台上的一样东西吸引了小熊包子的注意力。一只水晶花瓶，花瓶浮面有魔光闪烁。小熊包子目不转睛地看，从花瓶表面可以看到很多女子，一闪而过，走马灯似的。

花瓶表面所浮现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，有的长着蝮蛇那样的黄眼睛，戴着白色的宽檐帽，上面蓬着一簇粉色的鸵鸟毛。有的高挑、高傲，像咪子阿姨主编的《品鉴》这类时尚杂志里的人，靓礼服，细眉毛；也有的穿红色连衫裙，戴红色大帽子好像一团火；也有的长着紫罗兰色的猫眼，稻草一般的金发卷成许多螺蛳小卷，堆在头顶上。唯一的共同点是，她们的红唇都张得好大，而且只有半张脸。

“这！这！这！这花瓶真是少见，会不会有玄机，不知是哪里弄来的。”小熊包子蹿上窗台，眯起眼睛，凑近

了看，在花瓶跟前都看入迷了。

那个长着紫罗兰色的猫眼，金发卷成许多螺蛳小卷堆在头顶上的阿姨又出现了，她穿着白色长裙走猫步，朝小熊包子眨眨眼，妩媚地笑了一笑，目光像和煦的阳光，照得小熊包子心里暖乎乎的，像遇见了最亲的人：想象中的妈妈。

它朝甜美的有金发卷的阿姨傻笑，送飞吻。

客厅里没有人，小熊包子悠闲地抱着花瓶，饱饱地看个够。看着看着，眨眼睛的甜美笑容的阿姨转进花瓶内，不见了。

小熊包子等了半天，没有见到那阿姨出来，它想起了好兄弟熊豆豆正在家里等自己，可是熊腿牢牢地站在那里，心里放不下花瓶，舍不得走啊，想再等阿姨出来，看看她是不是还会热络地招呼自己，心想：她怎么对我那么好呢，她要是我的美女妈妈就好了。

也叫巧了，正在纠结的时候，熊豆豆的爸爸用钥匙开了门，领着熊豆豆来了，见了小熊包子就说：“你在这里啊，豆豆正四处找你。”

熊豆豆的爸爸短头发，大胡子，大手长脚，古铜色的皮肤，像电影“007”里的硬汉，是个大帅哥，小熊包子叫



他“爸爸老板”，叫熊豆豆的妈妈“妈妈太太”，当然，它更喜欢妈妈太太。

“爸爸老板好！”小熊包子叫着，看到熊豆豆，浑身的高兴细胞焕发了，殷情地招呼说，“好兄弟，快来，快来，给你看个稀奇东西。”

熊豆豆看了溜溜转的水晶花瓶，说：“这些阿姨的脸，看着好面熟。”

“她们是谁？”

“我像在哪里见过的，但记不太清楚了。”熊豆豆说。也是的，自从离开熊镇之后，他在熊镇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，像被橡皮刷子粗暴地刷了好多下，不连贯了，只残存一些零散的碎片，中间断裂开来。

小熊包子又说：“这里没有主人，只有客人，这是很奇怪的。”

“这会儿，熊翔翔在外面野，还没回家，熊豆豆的爷爷奶奶也出门了，不在家。”爸爸老板说，“他的伯伯伯母都是大忙人。”

小熊包子说：“爸爸老板，我想要这个花瓶，能带走，归我们家吗？”

爸爸哈哈笑，说：“一只花瓶算什么？这毛熊挺顾家



的，像我。”

小熊包子见爸爸老板爽气，高兴得一蹦老高。

爸爸老板弯下腰系鞋带，小熊包子见他的头顶有个旋儿，边上的头发不多，秃了一块，它想立即报答他，说：“爸爸老板，我来把你头上的秃斑变成小熊甩双截棍的形状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熊豆豆阻止了，他不想让好兄弟为无关紧要的事用魔法，滥用魔法会被抓去做苦力，扣儿的魔力要用在刀口上。不过，熊豆豆也觉得这花瓶不一般，说：“以前没有见过奶奶家有这样有趣的花瓶啊。”

爸爸说：“估计是古董。别说你们没有见过，我也是第一次见，花瓶上的美女都跟你妈妈一样漂亮哦，有多少美女啊？你们数一数。”

小熊包子把花瓶抱在怀里，说：“太多了，数不清啊。那么，现在我就带着花瓶回自己家去数吧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不用回家，这里就是熊家，也是你的家。别像女孩一样，缠着爸爸妈妈，男孩要学会自己去闯。”

小熊包子一听，不乐意了，这里虽然算“熊家”，家里的男子都姓熊，奶奶叫爷爷老熊，叫爸爸老板大熊，叫

熊豆豆是小熊，但小熊包子从不把这当成自己的家，因为这个家出了一个熊翔翔，变得非常不可爱。

它说：“我的胡桃木小床在哪里，哪里才是我的家。”

“这里有大床，整个阁楼都可以当床啊。”爸爸老板说。

“妈妈太太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”小熊包子说。

爸爸老板拿出妈妈太太买的好吃的零食，有一大包，说：“这是她带给你们俩的。”

妈妈太太想着自己，小熊包子感动地说：“我也有今天啊，妈妈太太真好，我以后会走得很远，有很多财富，想她了，就回来接妈妈太太去享福。”

“你那些神秘的身世是不是吹牛啊？”爸爸老板说，“怎么现在还找不到家，你的来路不交代清楚是不行的。”

“我早晚会离开的呀，不过现在我不想分别，要回到妈妈太太身边。”小熊包子说。

“就是啊，我也喜欢在大熊家，不想在老熊家。”熊豆豆鼓足勇气说。

爸爸一边用粗壮的手指戳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又敲一下，像木槌敲个小木鱼，表示“去你的！”，一边说：“住



奶奶家，有小熊包子做伴，有零食吃，你不觉得幸福？”

熊豆豆不服气地说：“有小熊包子做伴，有零食吃，在家最幸福。”

“不行，外婆家出怪事了。”爸爸说。

原本爸爸和妈妈相继要出差，计划送熊豆豆和小熊包子去外婆家的。但是，一天下午，外婆在家做晶莹剔透的笋丁虾饺，在颜色黑漆漆的老砧板上切笋丁和鲜虾段——据说做砧板的木头，来自一片神奇的小树林，已经成了精，在这块砧板上切过的菜，会鲜美无比。后来外婆又为熊豆豆煮女巫汤，想把黄芪这一味中药和新鲜芦根一起剁碎，放入女巫汤里——她一直梦想宝贝外孙熊豆豆能拥有朱雨橙那样高大而结实的身坯。

谁知，出怪事了，黄芪碰到了老砧板上，变得和坚硬的花岗岩一样，外婆用刀往黄芪上剁几下，刀却破了口子。新鲜芦根也是，硬如钢管，剁几下，蹦蹦蹦，震天响。

外婆知道老砧板在作怪，生气地摔打了几下，不曾想老砧板掉在地上，砸伤了外婆的脚。外婆的脚不能落地了，疼得受不了，忍不住发脾气，血压升高，外公送她住医院去了。





“雪芽糕，挺好的。”小熊包子不太明白，说，“为什么外婆有雪芽糕，要去医院？我想她回来，分一点雪芽糕给我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我得走了。”熊豆豆的爸爸不耐烦地说，“你们好好表现，我出差回来就接你们去吃大餐，如果表现不好，看着吧，回家收拾你们。”

“你们到底去几天啊？”熊豆豆问，“坏日子数着过，也许能过得快点。”

小熊包子一张小脸满是不解，嘀咕：“为什么不回自己的熊家呀，大人们走了，我们自己过好日子。”

爸爸老板不满地说：“这算坏日子？关你们监狱啊？你们住奶奶家，和住免费宾馆、免费度假一样，在这里你们升级了，是贵客，还能看神奇的花瓶。换了我，偷着乐还来不及。”

小熊包子天真，听爸爸老板说到度假，兴奋不已，对熊豆豆做了胜利的手势，说：“度假，听起来多美妙，免费度假开始了哦。”

二

结 仇 餐 桌

在熊豆豆心目中，堂哥熊翔翔人品不怎么样，像一只烂到心底去的黑心梨，会给他和小熊包子受气。

谁知他想错了，真的，是想错了，想得不对头。他在这里“度假”不是受一点气，而是，而是，而是……

熊翔翔回来了，耸着两只瘦肩胛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小客厅。他是爷爷奶奶的长孙，把这里看作是自己的皇宫，走路的时候有小皇帝的感觉。

念五年级的熊翔翔，个子很高，1米69，喜欢低头玩手机，脖子上皱着一圈圈的褶子，像文过似的。他穿夹克，喜欢敞开怀，露出里面酷酷的汗衫，前胸印着张牙舞爪的霸王龙。他看见熊豆豆和小熊包子，装聋作哑，哼了



一声，并不理睬，回二楼房间去了。

熊豆豆拍手称快，说：“太好了，他不理我们。真没想到，会有这么好的结局。”

小熊包子说：“算他有良心。我呀，做的好事全记得清清楚楚，你对他有恩的。他被包进熊镇牌绿烙饼的时候，是你救出的他。”

熊豆豆点点头，认可这样的说法，不然没法子解释——堂哥熊翔翔以前会用暴力或冷暴力欺负他，绝不会对他不理不睬——熊豆豆反抗过一次，结果熊翔翔更加过分了，逼迫他披着奶奶的丝巾，踩到鱼缸里去，冒充会摇尾巴的小锦鲤。特别不好的是，他还给小熊包子“做规矩”，鄙夷它，折磨它，说它是“魔王的妖怪熊”等各种难听的话，还揪住小熊包子的耳朵，把它拖到墙角，让它头顶一盒鸡蛋，站在饮水机旁边。

过了一会儿，爷爷和奶奶回来了，买回来无数的美味，堆满小半个厨房。小熊包子自告奋勇溜进厨房，侦察了个遍，出来的时候，两只熊爪子上全是奶油，说：“我挖了一点，你舔舔，冰箱里有奶油榛仁蛋糕，是为贵客熊豆豆和贵客小熊包子买的。”

熊豆豆一听，手舞足蹈，找到了度假、做贵客的

感觉——尽情享用最好吃的奶油榛仁蛋糕，真是过瘾啊。

小熊包子在客厅的沙发上使劲蹦跳，“我们晚上睡沙发好不好？半夜还能看花瓶上的阿姨。看饿了，吃蛋糕。再看饿了，再吃，隔壁是厨房，那么近的地方为什么不多去几次呢？”

“好啊，好啊。”熊豆豆回应说。

“傻小子，奶奶可不会让你们睡沙发，会长歪掉，成驼背的！”奶奶说。

老别墅像碉堡，每一楼面积不大，但五脏俱全，底层有小客厅和小厨房，还有奶奶和爷爷住的窄小卧室，二楼的卧室伯伯和伯母住，小房间归熊翔翔。

熊豆豆说：“奶奶，我和小熊包子晚上住哪里？”

奶奶说：“住阁楼。”

小熊包子说：“尖顶的怪房子，像房子的尖帽子一样的地方叫阁楼吧？”

熊豆豆说：“度假为什么住阁楼呢？”

奶奶说：“住阁楼多好，里面有榻榻米，很大的，六尺多宽啊。你们睡相不好，翻过来，翻过去，像摊千层饼似的，再怎么翻，也不会掉下来。”

